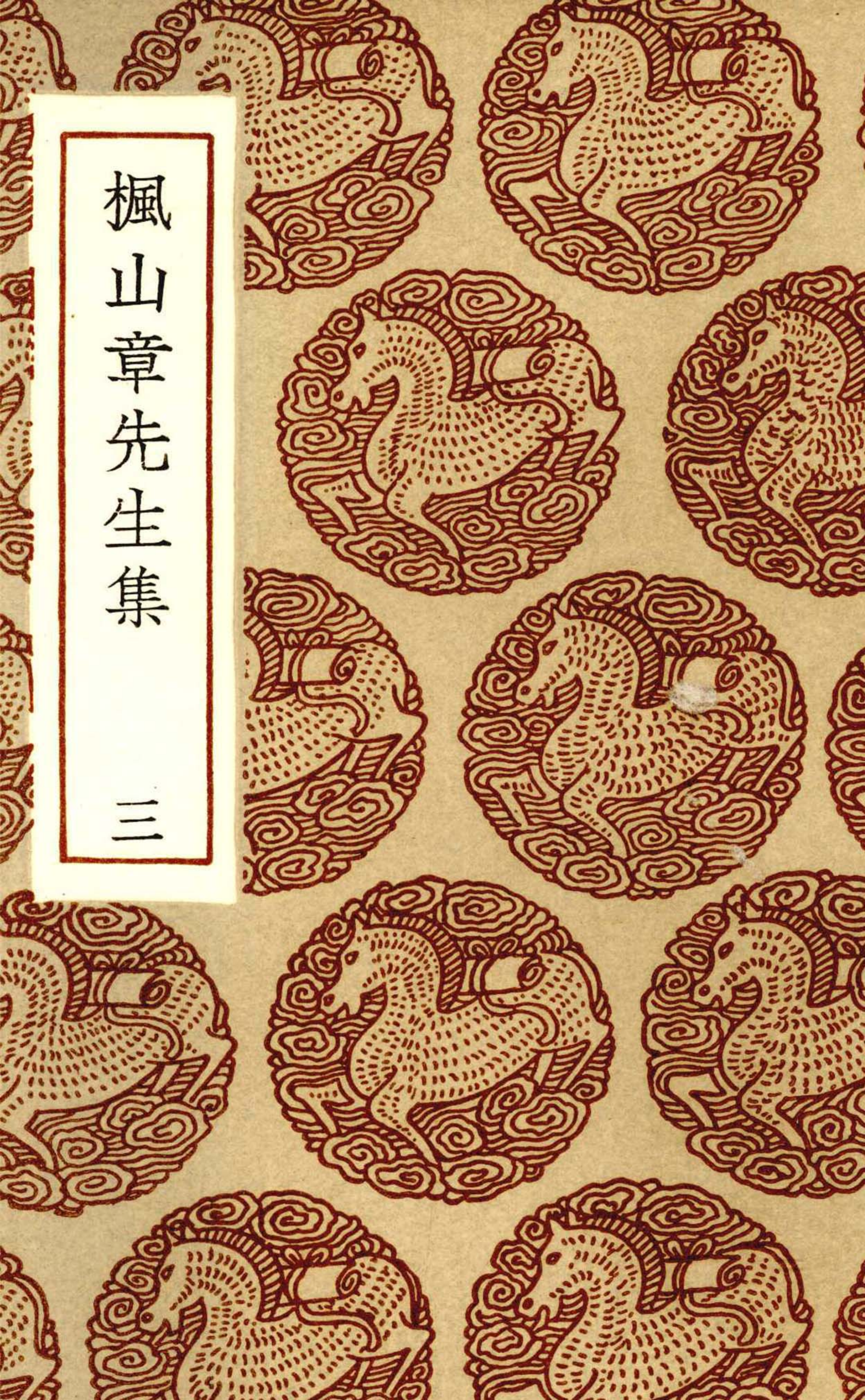


楓山章先生集

三



楓山章先生集

(一)

章懋撰

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四

雜著

易論

聖人作易。蓋爲君子謀也。而亦爲小人謀乎。易之於小人也。深惡而痛絕之。不使得志焉。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。其肯爲之謀哉。況乎黃裳元吉。南蒯終以取敗。元亨利貞。穆姜不得而用也。易果不爲小人謀矣。奚其謀曰。此所謂不謀之謀。蓋至理之權輿。聖人之至教。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。譬若明師之於弟子。諄諄之誨。固教也。不屑之誨。亦教也。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。不屑者之非教乎。易爲君子謀。諄諄之教也。其不爲小人謀。不屑之教也。噫。吾於是。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。天下之不能有君子。而無小人。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。故聖人作易。於陽則引翼之。扶持之。惟恐其不盛。於陰則排擯之。抑遏之。惟恐其或盛。凡易之所謂吉。所謂亨。所謂利者。必多陽也。否則陰之比陽。應陽。從陽。而得正者也。其所謂凶。所謂吝者。必多陰也。否則陽之比陰。從陰。應陰。而失正者也。故曰。聖人之情。見乎辭。聖人之情。何情也。扶陽抑陰之情也。扶陽固爲君子謀。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。是故拔茅征吉。戶庭無咎。謀出處也。揚于王庭。括囊不害。謀語默也。乾而惕厲。震而修省。損而懲忿窒慾。益而遷善改過。謀所

以修身也。臨而保民。觀而設教。巽而申命行事。噬嗑而明罰勅法。謀所以治人也。飲食於需。宴息於隨。避難於否。致命於困。反身修德於蹇。則於處常處變之事。無一不爲之謀焉。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。其於小人也則不然。履霜則恐其堅。娶女則憂其壯。童牛是牯。金柅是繫。惡羸豕之躑躅。戒剝床之滅貞。誠不爲之謀矣。然使小人知所悟焉。必將曰覆餗而刑劓。負乘而致寇。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。獲狐於田。射隼於墉。易又教我不可以爲孤而爲隼也。小人弗用。小人弗克。吾而不爲小人。則用矣克矣。能反乎此。則易之一言一字。皆小人之藥石。不爲之謀者。乃所以深爲之謀也。又況剝之六五。許其貫魚之利。復之六四。美其獨復之道。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。遂爲小人之吉。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。爲小人謀。孰有加於易哉。由是觀之。則易之不爲謀。特不爲之謀。爲小人之事耳。小人而欲爲君子。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。

書論

聖人之經。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。經而不訓。何以經爲。是故其道易行。其事易爲。依乎中庸。不貴苟難。使天下後世之人。無智愚賢不肖。皆可得而學焉者也。書之爲經。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。吾意夫子所錄。必期之爲法於天下。傳於後世者也。然有不能無疑者。君臣父子定位。爲不易之常也。君令臣從。父傳子繼。道之經也。舜禹受終受命之禮。具於典謨。湯武鳴條牧野之事。商周之書詳焉。若此者。非常不經。果可以爲訓乎。曰。聖人之經。烏有不可訓者。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。天下之事。有常有變。而處事之術。

有經有權堯舜。朱均之父子。湯武辛癸之君臣。變也非常也。未易以經言也。自堯舜視之。則全父子之恩者。吾之私。而爲天下得人者。公也。吾不可以私而害公。自湯武視之。則守君臣之分者。吾之私。而爲天下去暴者。公也。吾不可以私而廢公。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。放伐焉者。權也。權雖非常行。固不可以爲訓。然使天下後世。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。有權以處之。而不至於窮。是獨不可以訓耶。曰。使人人而權焉。則燕噲可堯舜。莽丕可舜禹。而勝廣項籍之徒。皆湯武矣。率天下之人。而禍仁義者。未必非帝王之書也。聖經垂訓。果若是乎。曰。經之所錄。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。而垂訓之意。微寓乎其間耳。非曰。人人而可權也。桐宮之事。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。則可。而致辟管叔。雖周公亦不能無過。故必有舜禹之德。而天之歷數在焉。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。苟惡不辛癸。心非湯武。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。則是天下之罪人也。而可乎。故曰。權非聖人不能用也。曰。權必聖人用之。而衆人不得用焉。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。夫子雖著於經。亦虛文耳。其所以爲訓安在。曰。惡。是何言也。堯舜之事。不以訓人之父。而可以訓其子。湯武之事。不以訓人之臣。而可以訓其君。爲子者曰。吾不可以朱均。吾而朱均。則父必堯舜矣。爲君者曰。吾不可以辛癸。吾而辛癸。則臣其湯武乎。於是莫不懼焉。以自修。處仁遷義。皆爲君子之歸。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。此獨非聖經之訓耶。彼以爲帝王之事。非中庸之道。不可以訓者。非知書者也。

詩論

詩之二南。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。聖人采民謠。被管絃。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。以教後世。鏗錡炳燿。

馨馥汗簡。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。無所不至也。今攷其詩。大率多述閨門之事。與夫村謠野誦之聲。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。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。噫。此文王之所以爲致德。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。夫關雎。樛木之后妃。宮人能知之。鵲巢采蘋之夫人。南國之家能知之。兔置之武夫。羔羊之大夫。在野者在朝者知之。而甘棠之召伯。人之蒙其惠者知之。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。至於文王之德。穆穆深遠。其孰得而知之哉。舉一世之人。咸囿於文王大造之仁。鼓之舞之。而莫測其用。譬猶乾元默運。太虛無爲。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。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。不知所以然而然也。其形諸咏歌。亦不過如春鳥秋蛩。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。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。又況高厚不可繪。而動植易以畫。溟渤不可探。而沼沚易以測。仁厚之公子。可以麟趾比。仁心之諸侯。可以騶虞言。而文王之仁。非特騶虞麟趾也。彼雖欲歌頌之。亦安所措其舌哉。昔堯舜之爲君也。康衢謠之。擊壤歌之。但曰不識不知而已。曰帝力何有於我而已。而巍巍如天之德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文王其堯舜矣乎。詩詞之無及者。無怪也。雖然。衆流涓涓。皆大海之水。隙光熒熒。皆日月之明。彼后妃夫人。與其諸侯大夫之賢。何莫非文王之化哉。詩人之辭。雖未嘗及於文王。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。轉移動化之妙。始作於家邦。終於四海。無以復加者矣。故孔叢子曰。吾於周南召南。見周道之所以盛也。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。則周公之雅頌詳焉。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。彼二南詩人。誠不足以及此。

春秋論

聖人在上。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。而立一時之政治。聖人在下。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。而立萬世之政治。先王之世。五服以命有德。五刑以討有罪。此賞罰之賞罰也。夫子作春秋。榮華衰於一字之褒。凜鉄鉞於片言之貶。是乃不賞之賞。不罰之罰也。賞罰之權。僅可施諸其身。而春秋之賞罰。則其身雖死。而罪不得逃焉。賞罰之權。僅能勸懲於一時。而春秋之賞罰。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。夫子雖窮不得位。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。或者乃曰。賞罰者天子之事。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。而作春秋而已。則爲之。其何以責天下位。公也。道私也。私不勝公。則道不勝位。道雖在我。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。嗚呼。爲此說者。何其不知春秋耶。夫位者天下之公器。道者天下之公理。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。位之所以公者。以道存焉耳。道之不存。位獨能公耶。首止之會。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。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。夫子則許之。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。夫子則責之。是皆以道不以位也。道之公。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。夏商之季。位不在湯武。而道在焉。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。桐宮之際。位不在伊尹。而道在焉。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。道之所在。皆不爲僭。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。周之既衰。禮樂征伐。不出於天子。而亂賊肆行。無所忌也。故夫子修春秋。明王法。以誅亂討罪。亦道之不得不然耳。然於每歲之首。必書春王正月。以見春秋之中。或予或奪。或進或退。其所以賞罰之者。皆王也。而已無所與焉。如是而假天子之權。何不可者。而猶以爲僭乎。或者又曰。夫子作春秋。賞罰之權。不以自與。而以與魯。曰。此魯之賞罰也。蓋魯爲周公之後。故假以天子之權。是亦不然。孟子記孔子之言曰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。又曰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蓋素王

實任之也。而曰不以自與可乎。春秋之作。上以續往聖之道統。下以立萬世之人極。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。將以公諸天下後世。而豈私以爲魯哉。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。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。未見其與魯也。若以請討陳恆爲與魯之證。則春秋之法。亂臣賊子。人人得而誅之。亦非專爲與魯也。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。夫子猶或非之。曾謂魯爲周公之後。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。是皆不通之論也。此其爲說。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。而曲爲辭。其不足信也明矣。

禮論

世之論禮者。皆曰三王異世。不相襲。吾以爲三王之禮。正相襲也。古之王者。乘時有作。正朔則改。服色則易。徽號則殊。文章器械衣服。則別焉異焉。其禮可謂不相襲矣。而奚襲。曰相襲而不在乎所襲者。是其所以爲襲也。人皆知相襲之爲襲。而不知不相襲之爲襲。襲之大者也。四時之運。春令木。其氣溫。夏令火。其氣燠。秋令金。其氣涼。冬令水。其氣寒。各不相襲。而所以相襲者。不在乎生百物成歲功乎。昔堯舜以天下與賢。而禹則傳子。禹所以襲堯舜也。孔子大管仲之功。而孟子卑之。孟子所以襲孔子也。然則三王之於禮。其亦不襲之襲歟。何者。禮有本有文。本者天地之常經。不可以不相襲。文者古今之通義。不可以必相襲也。譬之鼓瑟然。今日之柱。以如是而音調。明日之柱。又如彼而音始調。所襲者其音也。所不襲者其柱也。音既相襲。則其柱不必膠矣。是故四璉六瑚八簋。宗廟之禮。不相襲。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。夏序瞽宗。頻宮。學校之禮。不相襲。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。冠而母追。章甫委貌。服而山火。龍章車而

鉤車大路。乘路旗而綏旂。大白大赤。名物固不相襲。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。則相襲也。若巡朝。若昏冠。若喪葬。儀文度數。或損或益。或隆或殺。舉不相襲。然而親諸侯。成男女。哀死亡之意。又未始不相襲焉。夫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爲。一惟古之是襲哉。顧法立而弊生。時異而勢殊。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。不得不少有變革。以順其天敍天秩之本然。是則不相襲者。乃所以深相襲也。孔子曰。殷因於夏禮。周因於殷禮。苟不相襲。而何以爲因乎。

福建策士

問。閩自無諸始封。其他僻陋。其俗鄙朴。其人物。固希疎寂寥也。至唐而後興學。常袞登第。自詹曼胡之纓。化爲青衿。蓋駸駸乎與上國齒矣。試舉一二。與二三子論之。爲子莫先於孝。葬親廬墓。而有白鳥甘露之祥。奔喪倚廬。而致甘露烏鵲之異。或泉涌於墓側。或芝產於廬前。或並著孝忠。或六辭起復。其行孰爲最篤。爲臣莫大於忠。寧以頸爲礪石。而不從劉闢。寧以口含鴆毒。而不辱女真。封邕二守。並死蠻儂之難。興化兩陳。捐生蒙古之兵。或擁護神御。而甘心被害。或從容卮酒。而不忍偷生。其節孰爲最顯。科第莫重於倫魁。並蓮之瑞。連兆三魁。雙榴之識。聯名榜首。賦陳象物之鼎。詩吟破柱之雷。或百里而三出狀元。或一方而兩魁文武。或使遼而兼備將相。或召對而乞摠權綱。其人物孰爲最賢。仕宦莫榮於宰輔。在慶歷則不進宗戚。力阻濫賞。在熙寧則請免條例。欲更新法。受遺詔於治平之初。陳規模於中興之日。獎廉退而抑奔競。謹法度而惜名器。或以身任怨。或不欺事君。或長於料事。或盡忠謀國。其相

業孰爲最盛。以言乎論諫。則三諫之詩。古靈之藁。封還詞頭。力攻李定。圖獻流民。抗言新法。以小官而敢論大事。爲中丞而不肯徇人。或入元祐之黨。或著尊堯之集。其氣概爲孰愈。以言乎詞章。則苜蓿有詩。泉山有銘。名重禁林。詞學無比。職居西掖。文學有聲。或負江山之詩名。或稱漳巖之賦號。其文藝爲孰優。通志有略。皇鑑有進。上樂論二十篇。著禮書百餘卷。學孰爲博。水利有聞。羨餘不獻。令行光化。播爲衡水之歌。尉滿銅陵。追卻餽藥之叟。政孰爲善。以至六君子之名。顯於太學。四先生之號。重於閩中。或以童子而應科。或以處士而賜號。之數君子。皆閩中之表表者。諸士子生長其鄉。平日所以仰高景行而尙友之者。蓋已有素。可歷舉其人而詳論其世歟。然猶未足爲閩之盛也。彼理學一脈。掀揭宇宙。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爲往聖繼絕學。爲萬世開太平。豈區區功業文章之士哉。蓋自立雪程門。吾道始南。權歌武夷。斯道大著。而洙泗之統。伊洛之傳。盡在閩中矣。當是時。故老道德。賴此典刑。晚輩學問。視此楷模。遠而師友之淵源。近而家庭之授受。八郡之士。見知聞知。以道學自任者。無慮數十。亦可悉其人。而各究其學之所至歟。山川如故。風氣不殊。何昔有其人。而今之未聞耶。二三子之爲學。亦嘗有志於是歟。抑止從事功業文章。爲前此之數君子歟。諸著于篇。有司將以覘爲已爲人之實。

國子監策士

問。國學之設。所以維持世教。造就人才。而非徒爲粉飾太平之具也。自昔以來。其建學之制。爲教之法。得才之效。互有不同。則游於斯者。不可以不知也。請以所疑。從諸君質焉。孟子論學爲三代所共。宜其無

異名也。而禮有上庠、東序、右學、東膠、成均、璧雍之異。何不合於孟氏孔門傳大學之道。不過三綱八目。宜其無他道也。而禮有三德、三行、六藝、六儀、四術、四教之目。何以不同於大學。師一也。而有司樂、樂正、師氏、保氏、司成、司業之職。何以分。士一也。而有曰選、曰俊、曰造、曰進之義。何所取。周之五學與漢之三雍、唐之七學、宋之四學。其數之不同。亦各有說歟。今太學之六堂。其亦有同於古歟。古之士以德業相先。今乃行業不修。惟算撥歷之月日。豈以是爲惜寸陰耶。古之學以明經爲務。今乃經術不講。羣爭短差之甜苦。豈以是爲奪錦標耶。欺誕相習。每稱病以免坐堂。奔競成風。或附勢而求速化。憚拘束而樂放縱。避勤勞而求安逸。若是者。可望其有成材乎。茲欲變化士心。作新士習。使爲師者各舉其職。不爲倚席之博士。爲士者各修其業。不爲城闕之子衿。爭先於學問。而資格之不計。相尙於道德。而奔競以爲恥。不負菁莪之化。聿成棫樸之才。何所施而可。國初積分之法。可復舉乎。湖學經義治事之教程。子吏師尊賢之議。亦可用乎。抑別有其道乎。前代太學諸生。有舉幡而救鮑司隸者。有倡義而不污朱泚者。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。有捲堂以論宰相之起復者。亦有優劣之差乎。諸君皆四海之英。由貢舉而來。肯自處若人下乎。願一吐胸中之奇。老夫當斂衽以拜下風。

又

問。天生斯民。立之司牧。而寄以三事。卽孔子所謂庶富教者是也。然其設施之略。可得聞歟。稽之周官。則所以庶之者。有九兩之繫。與夫保息之養。本俗之安焉。所以富之者。有九職之任。與夫士會士宜士均

之法。荒政職事之頒焉。其所以教之者。又有八統之馭。十二教之施。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之類。不一而足。其經制之詳。可得而悉。陳歟。孔門諸子言志。有三年而可使足民者。有三年而可使知方者。彼固有得於聖人之教。而其所以行之者何先。漢唐諸臣爲政。有戶口增倍比室給足者。有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者。彼固未必能盡舉周官之政也。而其所以致之者何由。或謂制田里。薄賦歛。可以富之。今之賦斂非不薄也。而公私匱乏。饑饉相仍。浮殍載路。其失安在。或謂立學校。明禮義。可以教之。今之學校非不立也。而流俗日弊。欺詐相凌。寇攘不息。其咎誰執。子諸生藏脩壁水。習孔子之教。明先王之道。有年矣。他日出而致用。皆將處司牧之任。有三事之責者也。茲欲呻吟轉爲謳歌。盜賊化爲君子。于此比隆成周之盛。而度越漢唐之治。亦有其道歟。其參酌古今之宜。講究設施之術。以俟他日舉而措焉。

讀西漢書 高祖紀

漢高帝既定天下。置酒洛陽南宮。與羣臣論劉項之所以得失。而曰吾能用三傑。吾所以取天下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。所以爲我擒。羣臣咸服其言。雖楊子雲亦有漢屈羣策楚懣羣策之語。後世莫不以爲然。以愚觀之。是亦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。夫高祖之得天下也。以仁。項羽之失天下也。以不仁。豈但用人不用人之間而已哉。羽爲慄悍猾賊。所過無不夷滅。坑秦卒。屠咸陽。殺子嬰。燒宮室。掠貨財。婦女。而又放弑義帝。大逆不道。天下之賊也。以若所爲。雖用百范增謀之。其能有天下乎。帝也以寬仁大度。爲天下除殘賊。其入關秋毫無犯。與民約法三章。而又舉軍綰素。爲義帝發喪。是皆庶幾乎三王之舉。所以

得天下者。其本實在於是。若夫知人善任使。雖足以爲取天下之資。雖亦帝之餘事耳。孟子曰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又曰。不仁而得天下者。未之有也。斯言也。實劉項興廢之辯。而古今之確論也。帝有是仁。足以得天下。而不知其然。亦猶齊宣王有愛牛之仁。而不自知也。使尙存孟子爲之輔佐。必能擴充其仁。以盡繼周之治。不徒雜霸而已。惜乎帝之臣。蕭曹起刀筆。良平任智數。陸賈叔孫通。皆陋儒鄙士。不足與語於斯也。

讀西漢書王章傳

秉史筆者。當以是非論。不當以成敗論。人天下無全人矣。成帝時。大將軍王鳳。以帝舅擅權用事。京兆尹王章。言鳳誣罔不忠。不可任用。宜更選忠賢。成帝悅其言。而不能用。遂爲鳳所陷以死。班孟堅譏章不量輕重。然則循默充位。全軀保妻子之臣。乃爲能量輕重者乎。當是時。五侯驕僭。並作威福。尙書九卿。州牧郡守。皆出其門。大臣則奴顏婢膝。如張禹。孔光。小臣則諛心佞舌。如杜欽。谷永。朋黨比周。天下之勢。駸駸入於王氏。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。無一人爲漢忠謀者。況王章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。爲京兆尹。居重任。享厚祿。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。召見延問。輒辟左右。上寤曰。非京兆尹直言。朕不聞社稷計。則章與成帝。亦非交淺言深者矣。如是之言。似不爲過。盡忠於君。不幸見殺。是亦命而已耳。顧何咎其不量輕重耶。孟堅如惜其死。第曰危邦不入。亂邦不居。可矣。夫旣委質事人。盡忠乃其職也。今必以爲不量輕重。獨非排死節否。忠直者乎。設使成帝能用章言。抑外戚之與政。求忠賢以自輔。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。

作漢史者必將美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。豈有不量輕重之譏也。嗚呼。成敗論人如此。古之所謂良史者。果若是耶。

讀東漢書

漢光武以赤伏符卽位。由是深信符命之說。其惑甚矣。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。庶幾可破萬世之疑。夫何范蔚宗之史漢也。歷敍光武生而神異。以及舂陵佳氣。舍南火光之屬。累數百言。謂其受命有符。不然。則無以乘龍以御天。嗚呼。是不幾於語怪也耶。夫人事邇。天道遠。舍人事而言符命。非知道者也。昔舜禹之受命也。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。湯武之受命也。以後後來蘇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。蓋卜諸人心而已。安有所謂符命哉。王氏之暴。民心思漢久矣。光武以仁厚之資。濟英雄之志。其行司隸也。則舉舊章。而識者屬心。其鎮河北也。則除苛政。而吏民喜悅。又能納鄧禹之策。延攬羣雄。立高祖之業。救萬民之命。以若所爲。其興也勃焉。雖無符命。固將乘龍而御天矣。今皆不此之論。而一一歸之於符。是使天下後世。皆廢人道之所當爲。而僥覲於不可知之天道也。而可乎。

讀蜀漢志

漢昭烈將終。謂孔明曰。君才十倍曹丕。必能終定大業。若嗣子可輔。輔之。如不可輔。君其自取。嗚呼。昭烈於是乎失言矣。吾讀陳壽書至此。未嘗不深爲孔明懼也。夫昭烈之爲是言。是疑孔明也。是以操懿待孔明也。吾不意魚水君臣。而猶以智術相御。有如是者。於是托孤寄命之際。而置嫌疑於其閒。安在其能托

孤也。設使昭烈既沒之後，敵國乘之，而爲祿父之謀，用田單、陳平之間，奸臣假之，而興管、蔡流言之變，造夏竦、伊霍之書，則雖以成王之賢，周公不免於居東，宋仁宗之明，范富竟至於罷相，曾謂劉禪之昏庸，而能任賢弗二者乎？一言之失，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。孔明於此，地嫌勢逼，欲保其身，且不可得，況欲功名終乎？然則讒閒之不作，漢祚之未亡，蓋亦幸焉而已。此吾所以痛恨昭烈之失言，而深爲孔明懼也。雖然，昭烈固失言矣，然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爲不可及也。苟非忠誠貫乎日月，信義孚於天下，真有伊尹之志，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，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？

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

昔梁惠王以鴻鴈麋鹿爲樂，孟子曰：文王與民偕樂，齊宣王有雪宮之樂，孟子則曰：人不得則非其上矣。古之君子，引君當道，其固若是也。唐之叔末，宦寺柄國，藩鎮弄兵，賦役繁重，民不堪命，極矣。文宗君臣，正當焦心勞思，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，而漠然不以爲意，方且從容聯句，愛夏日之長，而樂薰風之涼，嗚呼！此日此風，特文宗君臣樂之耳。彼夏畦之農夫，邊城之戍卒，寧得而共之耶？文宗生於深宮，其不知稼穡之艱難，未足多讓。爲公權者，旣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，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，難乎免於容悅之罪矣。君臣上下無志於民如此，唐室所以不競也。雖然，唐不足論矣。方宋之盛時，內苑賞花釣魚之宴，其君臣終日飲酒賦詩，稱誦太平，亦未有以田里休戚爲言者。卒至熙豐聚斂殘民之禍，而宋祚遂以中微。豈獨唐之公權爲可罪哉？東坡所以足公權之詩，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。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。

讀歐集

唐李翱幽懷賦云。衆囂囂而雜處兮。咸嘆老而嗟卑。視予心之不然兮。慮行道之猶非。歐公讀其文。恨不得生其時。與翱上下其論。又以爲在位君子。皆不肯易其嘆老嗟卑之心。而憂翱之憂。公之心亦翱之心哉。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。亦有以救時行道爲賢。而憂公之憂乎。嗚呼。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。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。豈獨公之於翱哉。予亦有所感矣。

讀蘇集

吾始讀東坡制科策。及進策諸篇。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。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。縱橫氣習。尙未盡除。其所以異於臨川者幾希。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書。時政書。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。憂深思遠。忠厚懇惻。思與天下休息之意。藹然溢於言外。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。非復少年之比。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。抑亦經歷世故之熟。而所造愈深乎。所謂更一事者長一智。公其有焉。有天下國家者。輕棄老成人。而遽使不經事少年爲之。其能不敗乃公事也耶。

讀荆公集

孟子謂誦其詩。讀其書。不可不論其世。使公之文不傳於世也。則吾不必論公之爲人。使公之學不用於時也。則吾無以考公之爲人。孰謂文章節行高一世。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。而心術行事。顧與呂蔡章惇爲伍。其可惜也夫。其可惜也夫。

題陶淵明集

古今論淵明者多矣。大率以其文章不羣。詞彩精拔。冲淡深粹。悠然自得爲言。要皆未爲深知淵明者。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。有得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。吳草廬稱其述酒荆軻等作。殆亦欲爲漢相孔明之事。而魏鶴山則曰。有謝康樂之忠。而勇退過之。有阮嗣宗之達。而不至於放。有元次山之漫。而不著其迹。觀是三言。足以見其爲人。而節概之高。文章之妙。固有不待言者。嗚呼。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。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。

題陸宣公奏議

唐世賢相。善謀善斷。尙通尙法。尙直尙文。功業表表。非無可稱。然皆出於才質之美。而未嘗根於學問。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材宰相者。獨魏鄭公恥其君不爲堯舜。進諫論事。每以仁義爲勸。頗爲知學。夫何建成之事。君子病焉。吾所敬服者。惟陸宣公乎。論諫數百。炳若丹青。雖當擾攘之際。說其君未嘗用數。今觀奏議一書。若罪己改過之言。用人聽言之方。以及備邊馭將。財用稅法。纖悉畢舉。其學之純粹。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。德宗僅能聽其一二。尙能削平朱泚。恢復舊物。使盡行其所學。貞觀之治。尙足言哉。嗚呼。有王佐之臣。而知之不用。用之不終。於公固無所損益。然唐之天下。則可悲矣。

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

宋寶元中。趙元昊逆命於西。范公時經略邊事。乃以此書遺之。元昊復書。語多不遜。公遂對使者焚其書。